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魏書卷之六十五 魏書卷之六十五 魏書卷之六十五

魏書卷之六十五 魏書卷之六十五 勅編集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關茂蓋著 雍困於凡三年

恭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曹操自將擊高

幹留其世子不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

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

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并州悉平曹

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

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爲寇害習

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  
 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  
 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款凡  
 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顙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  
 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  
 刺史未有如習者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  
 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爲縣長後  
 皆顯名於世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  
 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  
 不能擇人所以爲不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

去之幹死苟或舉維爲尚書郎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  
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  
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  
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責責有百萬無所復  
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  
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辨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滯上  
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嬖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

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  
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  
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  
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  
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秋七月武威太守

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州兵討誅之猛莫之子也

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將樂進李典擊破  
之承走入海島 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 是歲

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  
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  
十餘萬戶表紹皆 其其有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

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  
人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  
渠以通運 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薄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  
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  
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  
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  
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  
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  
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

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  
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  
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  
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  
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  
出掩其不意初表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  
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  
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  
曹公濟去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  
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

忿烏柏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  
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表公慕君禮命五  
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脩令隨軍次  
無終時方夏水兩而濱海洿下澇滯不通虜亦遮守蹊  
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  
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  
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  
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  
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躡頰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  
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  
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灑山堙谷五  
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  
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  
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  
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  
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  
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  
僕九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  
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



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  
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  
斬尚熙并速僕九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  
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  
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二軍敢有哭之者斬率招獨  
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  
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  
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  
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冬  
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寶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  
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以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  
吾始為劉公報仇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  
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操之北伐也劉  
備說劉表龔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  
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  
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  
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

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  
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即  
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  
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  
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  
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  
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  
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  
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  
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

語而稱之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

舟師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

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

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

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

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

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

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

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

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  
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  
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  
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  
於耕農軍無灑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  
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  
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  
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  
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  
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

問大紉繫石為砮上有十人以弩交射飛矢兩下軍不  
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  
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  
紉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  
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  
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  
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  
諸將置酒甘寧卞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  
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威其言謂曰今為君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

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  
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  
兵屯於它所 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  
癸巳以曹操爲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爲丞相  
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爲丞相東曹掾元城令  
河內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爲  
滹曹議令史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技  
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  
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  
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



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  
爲哉司馬懿少聰達多天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  
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  
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

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  
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  
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  
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  
三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  
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  
結爲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司隸

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  
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  
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  
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其子超爲偏將軍統其衆  
悉徙其家屬詣鄴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丁  
未以光祿勳山陽郝慮爲御史大夫 壬子太中大夫  
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發辭偏宕多致乖  
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其嫌之融又上書  
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  
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郝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  
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

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  
前與白衣襍衛跌蕩放言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  
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  
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  
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 初劉表二  
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  
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  
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  
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  
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

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  
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  
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  
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  
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  
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  
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  
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  
有大體彊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  
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  
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

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昔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莫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

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

聞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竒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  
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  
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  
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擲之曰子龍  
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  
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  
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高

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  
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羲爲侍中  
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  
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  
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  
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  
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  
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  
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  
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爲冀州士平民彊英桀所  
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



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  
主不可黷近父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  
陽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  
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望之弟廩謂望之曰趙殺  
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旣不能灑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  
則宜摸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  
不從尋復見害廩奔揚州南陽韓暨避表術之命徙居  
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表深恨之暨懼應命  
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爲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  
攀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  
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爲丞相士曹屬

潛參丞相軍事洽虞粲皆為掾屬芝為管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

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  
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  
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  
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  
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  
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  
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

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  
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  
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  
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  
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  
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  
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  
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  
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  
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  
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  
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  
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  
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  
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  
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  
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故兵彊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  
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  
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  
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  
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  
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

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

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  
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  
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  
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  
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  
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  
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  
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

擊其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



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  
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  
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  
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畧儻能屈威誠副  
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  
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  
委畧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  
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關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

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  
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  
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  
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  
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  
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  
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  
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  
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使張昭  
攻九江之當塗不克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

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  
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  
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  
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  
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  
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  
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習鑿齒論曰昔齊

相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  
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曰是成一人之志

而虧王灑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  
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  
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卅子及大臣博議  
卅子不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戾  
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  
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  
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  
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  
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  
卒涕泣橫流惇具以荅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

郎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楊黥歙賊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任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爲新都郡以齊爲太守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翰學兼侍讀學朝散騎常侍議奏制詔尚書郎兼提舉萬壽觀事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襲封爵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八

起晉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孫權圍合肥久不  
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然諫曰夫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  
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  
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  
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

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

喜三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

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

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潏六叛操遣

邊寇將軍張遼討斬之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

餘人屯合肥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

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

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

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



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  
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  
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  
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  
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  
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  
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  
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更有

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二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

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  
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  
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  
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  
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  
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  
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  
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  
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  
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妾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

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膈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  
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又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  
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  
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  
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  
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  
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  
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

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

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  
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  
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  
爲漢昌太守屯陸口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  
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  
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  
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  
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  
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  
別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  
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  
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初蒼梧士變爲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變表其弟壹頌合浦太守勦領九真太守  
武領南海太守變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旌長  
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朝  
廷遣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  
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劉表  
遣零陵賴恭代津爲刺史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  
遣吳巨代之朝廷賜變爾書以變爲綏南中郎將董督  
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



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 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

仁督諸將拒之救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鞞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

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  
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  
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  
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  
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  
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  
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  
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  
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  
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  
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

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  
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楊秋  
犇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  
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  
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  
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  
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  
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  
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  
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  
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

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彦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旣爲京兆尹旣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扶風灋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

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  
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  
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  
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  
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  
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  
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  
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  
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  
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漢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服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

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  
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  
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  
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  
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  
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  
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  
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  
往會之張松令灑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  
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  
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



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  
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  
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井軍三萬餘人車甲器  
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  
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  
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北方吏  
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聚不能  
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  
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

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漢園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衆屯藍

田夏族淵擊平之。鄜賊梁興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上，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族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秦之弟也。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初，張紘

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

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  
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  
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壽春  
飲藥而卒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  
皆惜之。○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  
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  
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  
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  
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  
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苟或捨魏武將誰事  
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

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  
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彊化  
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  
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  
杜牧乃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  
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  
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  
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  
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  
邪用是聚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  
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

情乎。○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劉備在葭萌龐

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

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  
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  
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  
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  
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  
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  
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  
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  
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  
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  
不欺孤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夏

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

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表本初

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

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表

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

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

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濟後奉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

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

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

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

一彤矢百棊弓十棊矢千棊鬯一卣珪瓚副焉 大兩

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

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

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

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

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

惡之以問漢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

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  
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  
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  
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  
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  
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  
廟 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

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  
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  
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  
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

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勸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

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  
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  
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  
姜叙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歡歎悲  
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  
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  
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  
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  
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  
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  
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

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  
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  
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  
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  
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  
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  
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  
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  
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  
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  
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

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

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

琰常林徐弈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觐和洽爲侍中

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

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

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

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唯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

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

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

加於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

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

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灋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翰林學士待讀學朝散大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攝萬壽觀事羅憲  
內閣國史書王言錫恭肅侯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九

起開逢敦拜蓋宗  
兆湯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  
圍祁山姜敘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  
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  
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  
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崩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

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  
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  
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  
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  
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  
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  
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三月詔魏公  
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夏四月旱  
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  
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被衆必增宜  
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

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兩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抱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

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  
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  
江陽捷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  
流矢所中卒灑正歲與劉璋爲陳形勢疆弱且曰左將  
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  
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  
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  
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  
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  
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  
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備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灤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

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樞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  
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萊為益  
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至且為民夷所愛信蜀  
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  
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  
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二郡巴事不成欲由交  
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  
以為恨巴遂自父阼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  
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  
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  
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

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

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

親也彭萊璋之所擯弃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

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

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

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遷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

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

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

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按

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

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更爲

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  
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  
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  
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  
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  
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  
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  
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  
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  
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  
峻為梓潼太守漢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



耻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  
灋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  
生變於肘腋灋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  
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  
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灋  
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  
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  
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巴來  
有累世之恩文灋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

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  
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故實由於此吾今  
威之以灑灑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  
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  
為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  
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  
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小子臨菑侯植守鄴操為諸  
子高選官屬以邢顛為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  
由是不合庶子劉植美文辭植親愛之植以書諫植曰

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  
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  
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  
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初抱  
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改元置百官三十  
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抱罕按  
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  
隴右平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  
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  
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

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  
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  
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  
人有隻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  
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  
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憲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  
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皇后閉戶藏壁中歆壞  
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憲於坐后被髮徒跣  
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顧謂憲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  
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十

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舊  
灋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  
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  
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  
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  
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  
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  
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  
也 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  
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

河池氏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  
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初劉備在荆  
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  
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  
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  
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  
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  
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  
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  
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  
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

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  
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  
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  
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尋陵權不得已召瑜  
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  
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  
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  
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  
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  
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  
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

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  
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也益陽以  
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  
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  
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  
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  
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  
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  
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  
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  
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



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  
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  
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  
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  
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  
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勦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  
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  
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望不  
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  
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

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諸葛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

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大將軍  
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  
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待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  
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  
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張魯聞陽平已陷  
欲降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與  
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  
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  
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  
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  
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

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  
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  
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  
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  
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  
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  
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  
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  
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  
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

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犒饗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

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  
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  
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  
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  
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  
可拔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規  
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  
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  
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  
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制於後著鞭以助馬

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  
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  
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九月巴賓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衆來附於是  
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約爲巴郡太  
守皆封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十一  
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  
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爲列侯  
習鑿齒論曰閭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  
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

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  
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曹公之  
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侯選龐惠皆隨魯降

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惠立義將軍 張魯之走巴中

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二巴不振此為割蜀  
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  
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  
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  
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  
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  
軍殷署等督領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中護軍操使儼



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儼護  
送至斜谷口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  
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徐  
諭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  
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  
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  
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且遣將詣大營請舊  
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荊將二千人往當須到  
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儼遂宣言當差  
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  
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

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  
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諭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  
所全致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  
爲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操禮辟之及操進  
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  
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  
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時  
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指不遜操怒收琰  
付獄髡爲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爲徒對賓客虬  
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

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栢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歎望此捐君臣恩義妾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洽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

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掾東莞徐奕  
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爲魏郡太守賴栢階左右之得免  
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爲  
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  
其得久乎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  
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賤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  
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  
栢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  
丞相倉曹屬裴潛爲太守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  
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  
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

驚服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  
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爲之防秋七月南  
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  
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  
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  
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冬十月魏王  
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魏書 卷六十八 高祖 光祿 勅編集

內郭國侯魯王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二十五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初右護軍蔣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詣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

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罷任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於是盛等乃服

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特副車魏以五官



中郎將丕爲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妻劉氏生子昂下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之以下氏爲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以爲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棗琰露板荅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顛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問太中

大夫賈誦以自固之術誦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  
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不從之深自砥礪  
它日操屏人問誦誦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荅何  
也誦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誦曰思袁本  
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  
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不悵然自失  
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而拜  
操及左右咸歎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  
植既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  
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卞  
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

賜夫人曰王自以不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  
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  
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太子抱議郎辛  
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坐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  
子代君王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王國不可  
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久之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  
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  
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漢正說劉備曰曹操  
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  
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

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郤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  
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覺尙隙上可以  
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  
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  
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  
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魯肅卒孫權以  
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  
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  
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  
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  
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

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  
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  
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  
數萬人宿惡湯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  
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  
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  
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  
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

督許中事時關羽彊盛京兆金祿觀漢祚將移乃與少  
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太子邈邈弟穆等謀殺  
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爲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門射必中有帳下督扶必犇南城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庄共討斬之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且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休魏王族子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

將攝之以瀆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二單于反問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使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灋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韃為揚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灋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韃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韃為而洪已為蜀

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  
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曹彰擊代  
郡烏桓身自搏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果勝逐北至桑  
乾之北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  
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  
悉平 南陽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  
太守東里衮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  
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創而死音騎執衮以歸時征南  
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  
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



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顥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

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

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  
魏兵驚駭自相蹂踐憤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  
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操與備相守  
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  
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  
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  
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  
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武威顏俊張掖和鸞  
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  
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操問張既既

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  
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  
也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劉備遣  
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  
祺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  
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備加耽征北  
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  
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  
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  
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

治成都以許靖為大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健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王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

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爲王后 孫權攻合肥時

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  
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  
備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  
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  
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  
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  
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  
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  
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  
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流涕曰吾知子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爲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衆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

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 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滎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泰之子也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初丞相王簿揚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綃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



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荅數十餘條教門下教出隨所問荅之於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素術之甥惡之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

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關

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今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

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  
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  
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  
鍾不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  
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冬十月魏王操至雒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王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  
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  
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  
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  
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  
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  
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  
雄有兼井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  
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  
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  
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諫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  
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  
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  
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  
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

十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  
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  
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之分士衆還建業  
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  
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  
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  
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  
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  
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  
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

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

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晃旣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逼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

君當之諸將皆喜是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  
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爲疑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  
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  
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  
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  
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  
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  
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教徐  
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  
果猶豫不能去魏王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  
不亟行今敗矣侍中相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

事勢不也曰能太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然則何爲  
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  
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太王遠爲之執也夫  
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  
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  
軍摩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  
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  
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羽圍斬鹿角十  
重晃追羽與俱入圍中被之傳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  
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去尋陽盡伏  
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傳亡素  
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  
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爲書說  
仁爲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  
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  
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  
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  
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灑遂垂涕斬之於  
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曰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  
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

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  
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  
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  
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爲權害  
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  
爲深慮仁乃解嚴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  
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  
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  
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  
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  
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

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呼其字與語慰諭懇惻使親  
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軍  
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佃誘道諸夷圖以武陵附  
漢中王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  
濬荅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  
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  
佃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  
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爲南郡太守封尋陵侯賜錢一億  
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十一月漢中王備所  
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

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秭  
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  
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  
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  
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  
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  
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  
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復而不荅及已禽羽權置酒公  
宴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  
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  
秭歸未幾璋卒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

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鉞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爲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

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  
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  
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壽略奇至可以次於  
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  
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  
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  
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灑亦美矣孫  
權與于禁乘馬併行虞翻呵禁曰汝降虜何敢與吾君  
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權呵止之 孫權之稱藩也魏  
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  
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

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相階以爲尚書操嫌荊州殘民  
及其屯田在漢川者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  
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旣傷其意  
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  
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  
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  
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不  
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

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中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殺



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絲絲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  
卿大夫表安揚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  
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  
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  
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  
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  
光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之祚猶未  
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相靈之昏虐保養  
藏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鬱四  
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豐表紹之徒從而構難  
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丞民塗炭大命隕

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  
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如有大功於天下  
其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  
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  
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